



感恩的力量

□刘峰

人生的路途漫长而遥远,总有一些人和事会令你如瑰宝一样珍藏于内心深处,不仅不会忘却,而且会常常想起并作为养料去滋养心灵,去优化你的世界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,去提升你的行为品质。

20世纪80年代末,那个年代交通不发达,物质远不如现在丰富,香菇之类的南北货还属于比较价高的食材。当时我的月工资在150元左右,一斤香菇近40元,一位曾在福建工作生活过的同事告诉我,最好的香菇是那种小小的金钱菇,当时南通还不多见。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买了一斤,感觉没干透,就将香菇装在一个用于洗菜的塑料滤水篓中,放在阳台的栏杆上晒。我居住的是新建路的一排五层老居民楼的顶层,这栋房子的一楼没院子,紧靠着楼房前面就是一条人流量不小的路,路的南边是一排二层楼的简易房,一楼住户的门也挨着路。我住的这栋老楼没有封过阳台,阳台栏杆就常常是晒东西的搁置位置。早上上班前将装了香菇的塑料篓子放在阳台的栏杆上。时值初冬季节,下班到家天已全黑,装香菇的塑料篓没有了,应该是当天风大,将分量轻的篓子吹落下去了。我老公去楼下转了一圈,借着路灯的光看看找找,地面香菇的影子也没有,于是失望地回来了,我在心疼无奈中自责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早上从阳台往下看看,除了前面二楼顶上有几处零星的香菇踪影,其他就没了,隔了一天也就不再想这件事。未料,几天以后的星期天,我老公路过

当时河运学校斜对面的居委会,看到门口挂了个小黑板,上面写着一则招领启事,仔细一看启事中招领的居然是我家的香菇。装香菇的篓子已经摔裂开了几处,勉强成型而“费劲”地承载着大半篓的小香菇。居委会的同志说是一位没留名的邻居前两天送到这里的,启事已挂了两天了。当时,我的心情无以言表,对失物复得的高兴是其次,更多的是被这位邻居的行为打动,感谢、感激,似乎都不能说明我的心情。我想象着,香菇在风中从五楼飘下去的情境,所谓金钱菇即身还仅如铜钱大小,分量不重个数却好多,这么多的小香菇,这位邻居该是怎么一个一个地捡了多久,才将飘撒在这人来人往的路上的小香菇捡起来的哟。我反思着,如果换作是我住一楼,遇到同样的事,我会怎么对待,会去花时间和精力做这样一件完全与己无关、可以视而不见的事情吗?同时,这份感激之情即刻转化为一个念头,就是在未来的生活中,以同样的方式去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。

这份经历算不上轰轰烈烈,却真正成为我之后30多年人生道路上不惜己力对需要帮助的人施以援手的内驱动力,即使在看到许多帮助跌倒的人后被讹诈的报道的当下,马路上看到有人骑车倒地没人敢过问的时候,我仍然会停下车,给予所能给予的帮助。我深信这种由感恩而转化的动力,愿我们的生活中所有弱者都可以得到温柔以待,愿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爱心传递。



花儿的快递

□郑贵华

接到快递员的电话后,我立刻奔下楼。快递员笑着对我说:“你手机尾号是这几个数吗?看看这个快递是不是你的?”我一看,马丁靴,没买过呀?再一看收件人姓名,赫然写着“花儿”,我双手捧起大大的盒子,开心地告诉她:“这是我家娃儿买的,没想到她写这个名儿。”拿着快递往回走,心里为写着“花儿”的快递开心不已。

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,女儿不再称呼我为“妈妈”,也没像别的孩子那样叫过我“老妈”。记忆中,她在开心的时候,叫我“华华”,要生活费的时候称我为“皇额娘”,不小心挂了她的电话,她又叫我“大脸猫”。近两年微信聊天的时候,她又总呼叫“花花、花儿”。

她对我的称呼总是充满调侃和戏谑的味道,这大约与我胡乱叫她有关系。以前在家时,我瞧她衣着整齐时,叫她“小美女”,看她赖床时喊她“臭丫头”,念大学期间,发微信时的抬头总写着“宝贝”或“娃儿”。出生时绞尽脑汁取的名字,只出现在户口本上和正式场合,仿佛那三个字是专门给别人叫的。不过像今天这样,在

快递盒的收件人一栏堂而皇之地署上“花儿”的名字,还是第一次。难怪快递员要笑呢!

后来我为此事专门和女儿聊了一下,她说:“我这样写,能想象你去拿快递时开心的样子,只要你开心我就高兴。以后再买东西时,我还这样写,就是希望你每天都高兴得像花儿一样。”

女儿果然说到做到。后来又陆续收到她给我买的口红、护手霜、香水、背包等,她真的都署着“花儿”的名字。快递员说:“每次看到你快递上的署名,就知道你家孩子孝顺,母女关系好!”

快递员的话让我突然间觉得胸腔里溢满了幸福。长久以来,我竟然沉浸在这种让人羡慕的甜蜜中而不自知。原来,女儿是想用这种方式唤醒我的幸福感,让我在没有她陪伴的日子里,仍然能感受到她的可爱和温暖。

回家后,我将所有快递盒上写着“花儿”名字的贴纸,小心地揭下,妥善收藏起来,把这些点点滴滴的幸福珍藏在心中。



祖孙乐
徐锦霞



吃穿不愁忆父亲

□通理

每年的12月8日是父亲的忌日。这样的冬日,总是心中的一种痛,来自心底,难以自抑。对于一个年少时就丧父的人来说,没有“爸爸”可叫可依,这种触及灵魂的痛楚,一般人我想是没有此切身体会的。

中午回到家,心又被重重地刺痛了一次。桌上,是一碗满满的红烧羊肉,大块的那种,于是,远远地就闻到了味道,想起曾经有个冬日的情形,挥之不去的一段回忆。

老舅家住在农村,养羊,到年底要过春节了才会舍得杀一头,于是,便会叫上镇上的爸妈、我们姐弟一块儿去开荤。有点儿像少数民族“杀猪”的节日。

去的时候天黑了,还正好下着雪,地上也已经积了厚厚一层。我们撑着伞,深一脚、浅一脚地行走在去往乡间的小道上,“咔嚓”“咔嚓”一路留下双脚踩在雪上地有节律的声响。鹅毛大雪,伞是挡不住的,到舅舅家一定已是又冷又饥。

热腾腾的羊肉整盆地端上来时,整个气氛随羊肉的热气弥漫开来。小时候,最好的一道菜要数黄芽菜红烧羊肉了。这就是我的美食记忆。只是一年只能吃上一到两次,多不了。那时的羊肉膻味大,所以,桌上除了羊肉,还必有一道菜,就是炒花生米,说是吃了膻味会减小些,其实,应是衣服上早已沾上那独特的异味儿了。

说到花生米,我的心顿时就又揪了起来。那个年代计划经济,种什么都是规定的,而花生不在规定种植品种之列,自由种植只能安排到小小的几分自留地里,所以,属于稀有食品,住镇上的我家是没有来源的,只得望洋兴叹。

好在小镇与乡村紧密联系在一起,

在街上人人熟知的父亲自然总有他的办法。连着壳的花生到家了,父亲并不舍得吃,而是加班迟了回家后,抓上几粒,放在煤球炉的厚厚铁质封盖上慢慢烘,翻过来转过去地烘均匀,烘过了头就有了刺鼻焦香味,花生米也会焦黑,让睡梦中的我们姐弟垂涎欲滴。父亲轻手轻脚地,剥着半生半熟的花生,然后才蹑手蹑脚地洗漱上床。于是,第二天我们也会学着父亲的样子,烘上几颗十几颗的,剥开壳子,花生米有几颗还会一边生一边熟的,但仍然吃得津津有味。

父亲那个年代,经济上实在普遍不富裕,要按今天的标准,应属于贫困人口。两个大人要养活四个孩子,实属不易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减贫7亿多人,父亲也应算是这种对象吧。现在条件好了,可他却享受不到这美好生活了。要是现在父亲还活着的话,已经有90多岁了。

父亲走得太早,根本没有享受过生活,而一直在艰苦地奋斗,从青年起,到成家、一个个孩子降临,然后从小学到中学,又一个个拉扯大。计划经济年代,过的多是紧日子,愁吃愁穿。单就吃,也是想吃的吃不到,像羊肉、花生很少能吃到,吃的时候压抑着自己的食欲,让孩子们先吃,或者偷偷摸摸地吃,为什么?人多了不够吃呀,于是,只能藏起来吃、悄悄地吃,不让别人看见地吃。这种独享,在那时也是没有办法的。

尤念远逝的父亲,特别心疼心痛没有能过上好日子的父亲,他走得太早太早,要是今天与我们一起养老,该有多好,大半辈子的痛到今天也难以释怀。

不过,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地活着,好好活着也是为了父亲,也是为了更多爱自己的亲人。